莊子通義

莊子卷第九　衮元朱得之傍註幷通義

附錢塘褚伯秀義海纂微

雲谷王潼錄校刊

雜篇

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於江。萇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己憂而曾參悲。木與木相摩則然。金

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絯。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螴音陳蜳音倳不得成。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慰暋沈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眾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僓音頹然而道盡天性滅

[illegible]萇弘被放歸蜀刳腸而死蜀人以匱盛其血三年而化碧玉晉元帝托逆獄不至而殺其臣其血逆柱而上齊以明月之讖殺斛律光其血在地去之不滅此亦史所明載不可誣之無者孝已殷高宗之子見逐於後母曾參其爪大杖則走肯為忠孝人之所貴而或害其身是外物之不可必也世事無中生有觸物情相感而生此天機也人持兩端之

見而不能脫然自省者必懷憂不能自安心中如焚月比良心火比私欲

[illegible]外重者內輕物得則已失凡世間利名婁養成欺得失非性命所有者皆外物也而俗認以爲真殉而忘反以至殺身而非悟何邪蓋淺且所尚非利則名而毀譽榮辱亦隨之有識者知利之爲汙不屑就焉則慕名以自高名之美者無過忠孝以其能致君親於無過有足以構國家與教化故也上古風淳君如標枝民如野鹿則安有犯顏逆鱗之奉亦豈有刀鋸鼎鑊之威哉爲臣不去而遇暴君悖理枉殺即陰陽錯行雷霆交發之時也而後忠見焉爲子不孝而遇虐父窘逐流離即水中有火焚槐之時也而後孝聞焉槐色正黃稟性中和木之爲物絞之得水鑽之得火於陰陽之性具焉木中有火陽侵陰位至於焚槐則過亢矣和能不傷乎譬人身由陰陽而生抱沖和而立或得以寇之者物爲之累

而氣動於中喜怒并興陰陽交勝沖和日損
客邪乘入無根之太其能久乎爾所謂外而
事君奉親內而修身養命皆不外乎憂患心
惶迫而志不成若縶係於天地之間無求解
脫虞慰皆字難釋或備從鬱音義曠明皆於
思慮沈屯於嗜欲言著物之重所以利害交
戰生火內攻沖和焚燼而患生焉夫陰陽之
氣運於太虛而無形其舒慘之後則隨人喜
怒感召而發所人亦至靈矣可不自愛重乎
又譬以月之明雖大而蔚多盈少出於天理
也火之明雖小所然之蓋烈由於人爲也天
道惡盈其蔚也易復人爲好盛其盛也易衰
月不勝火人欲盛而天理滅之譬也月盈而
蔚則有常度蔚而復盈引何損焉火之熾也
燎原燭天及其薪盡灰土而已世有臣子盡
道而遭困阨者乃所以成忠孝之名而虐之
者自速於盡則是身不勝暴虐之勢而理實
勝之猶月之形不勝火而明實勝之矣所患

孝之名成臣子之不孝也道德經云六親不和有孝子國家昏亂有忠臣然則何以處之曰儻然而道盡儻然而道盡已忘而物化之謂也已忘物化又安有生火焚和之患哉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訣土）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何

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通義】此後世傳聞其事而擬爲之若有不足於莊子之莊貧者且不能知監河侯之平昔非定其交而後求之道也其曰忿然作色尤非莊周之常其爲擬附無疑也讀者詳之

【義海】監河說苑作魏文侯呼舊音去聲義當是呼字去聲數也鮒鯽魚波臣舊註波蕩之臣是越之王頗難釋諸解界之獨碧虛云吳越水聚之地王猶江海爲百谷王張君房較本遊下加說字去聲其論亦未通詳義考文祖得其意王字元應是土誤加上畫耳說頗簡明大意謂人處道中如魚在水不可須臾離失道於身欲假之於外類望監河侯之邑金何足以濟目前之急

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錎沒而下騖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河以東蒼梧已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輇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

經於世亦遠矣

【[illegible]】此承壯節雖求而無必得之意自不忿鋒得而無專利之心故不驕莊子與竺河侯二子之病胥見之矣

【[illegible]】大鈞匠鑪驗所操者大則其得必豐累當作纍綸也風下俗字爲冗出於誤筆此言人之求道久而見功不可責朝夕之效及乎涵養成就見之設施澤及萬物豈止淵河東蒼梧北而已哉鄒魚下忽然作色四字疑亦出稱乎聲詩名令聞之說爲優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

為接其鬢壓其顪音喙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

其頰無傷口中珠

篇義詩禮孔氏趨庭之訓也以為起家下文全不相關況精誦習以取富貴非所謂儒也亦非周時之事也以為發冢謂盜死者之珠正竊聖人緒餘以自多者比也下文陵陂曰中珠與冢字相應大儒首倡者也自上語下曰臚自下語上曰句其誦詩之意以含珠者為非盜珠者為是謂接其鬢以下大儒語

儒之言也無傷珠者戒之無敗古訓也

詩禮之於天下所以正治道而防其流與法並行世人有所與立也聖人世不常有故其為慮也深恐有以盡革天下之弊出於禮亂於法合於禮而法可除聖人之心本無而已奈何季世薄俗有資其跡以為姦者至於發冢而不恤則非獨害及生民死者亦不何

安於泉下其流毒可勝道哉而猶舉詩書以說世可謂爲所不當爲用所不當用也南華憫世真切而無所效其力遂旁譬曲喻以致意焉至若曾覽多儒及聚其實而儒者一人則此章非無爲而言蓋欲誅其心而正其教使之爲詩禮所當爲盡儒行所當盡又將以示時俗厚葬之戒起後世淳朴之風一綱舉而衆目張於治道豈小補哉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爲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

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驁萬世之患抑固窶邪亡其畧弗及邪惠以歡為驁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

脩上趨下上長下短也末僂後耳身奉而不露耳也躬矜言矜驕之態指上末僂容知動容不見村實指上視瞥四海猶今言眉毛會說話也抑固窶邪言果無術而為此自窮之道邪亦忘其簡畧之性是以弗及邪凡以惠及人必以得人之歡為自足是中民可

愧之行知進而不知退不過相推引以虛譽相結納以隱秘之計而已終不若譽之言志其機惟在志譽譽志則毀志矣反此而管心於毀譽者動必從邪是以動無不傷也聖人蹄躇應感不得已而後起事有成功奈何終身擔負矜馳之勞而不悔也

老萊弟子形容夫子狀貌見於三語末何似得聖人之心非真絕塵眠未易道此與閫吏仇琸狀文中子之語相類而其師已知之聖賢心通神會若此躬矜謂全身是誇耀容驕色知多謀皆足以召患故令去之驁一作鶩為優言不忍一時之患為仁義以救之後世殉迹成弊馳騖而不止也祁困窮媒輕於用世世邪或無謀而慮弗及此邪何歡於為惠之心形見於外而不可掩邪蓋譏夫子遑遑遊聘徒自困其形神是馳騖終身之醜㡿民之行進於此耳進則相引以名退則相結以隱譽堯非桀由此而生若兩忘非譽堯桀

矣儻設反謂反前所言不能兩忘者則愛惡存懷與物皆傷也動內無定見喜譽惡毀者則隨物趣舍於行爲邪也是聖人待時而動徐以興事每有成功奈何自負其能終不免於矜也夫子之與老萊猶出爲堯而隱爲由南華寓言以警世之不知時而強爲以要譽者耳非實取之也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爲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

箕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通說】此章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是正論有用必自苦去所長則無不善矣未言嬰兒能

言甚言訾之不可不復言外見忠悃義上不
恤其身而惟以啓迪其君上爲任不欲輕廢
於小人而甘死於知已所謂盡其才而不吝
也其能其不能皆天也患非有心之可避能
非有心之可逞也去小知去一事之知則心
體虛明而全體天光不爲物蔽是以大知明
無不
照也

劉須溪 宰路淵名神龜所居爲清江神使河消
之所則以知而見役兼由清入濁所以不免
乎患猶能見夢於元君則其神靈未泯也龜
陰陽而介色白應揚其圖五尺鬣五行也
發龜而吉明兆不爲已私雖不利於已而能
著褒於人也七十二鑽而無遺筴言其付是
上符天候然而入網莫逃刳腸不免者其禍
其知有時而窮皆不足恃若不爲清江使而
曳尾於塗中以全無知之知不神之神斯爲
至知至神矣又何網罟之憂哉此章與史記

龜業傳相源但彼作漁者豫且卽此人是故有至知者慮衆人之謀得以勝之而不敢全恃衆知之謀蕪異鵜鶘之於魚非若網之蕪心而可避也欲避患者當去自巳小晴之知而取衆謀以爲知則大明而周物是以去巳善而天下之善歸之知嬰兒與能言者處久而俱化不知所以然而然也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側足而墊之致黄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用也亦明矣。

夫而不審欲且[illegible]　自適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

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流遁之志。決絶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爲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狶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己。彼教不學。承意不彼。目徹爲明。耳徹爲聰。鼻徹爲顫。口徹爲甘。心徹爲知。知徹爲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跈。跈則衆

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竇胞有重閬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稽乎誸音賢知出乎爭柴生乎守官事果乎衆宜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鎒於是乎始修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靜然可以補病眥音勞搣音滅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

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聖人之所以駴戶楷反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駴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駴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爲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踆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兎得

兎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意子問意在言莊子答意在無用故即地之見用於人者尺寸其爲廣大者無窮其廣大者尚可謂人人尺寸而用之而其深厚者之爲用斷然人不見之矣然非深厚則不能廣大非深厚則不能載萬物是無用之爲用不可一息一方之缺焉者言外見吾言之意包含博厚在世事中若不屑屑於用而生天生地神鬼神帝者非此意無以立極固非徒以言也惠子不能窮詰以盡其藴故莊子復申言反覆而數得意忘言者之不易得也游者翛然無方之名能游者逍遥物外無物不貲所謂至人游於世而不僻心有天游也不能游者甘焚溺以隨流俗塞竇隘室百骸相倚有用無用可知矣流遁之志至相戕言

小人未用得志於一時世變而無據矣不寤
行行無所往也彼教於我而承其意順人也
不輕信從亦不棄忽不失已也推沉官通排
是非不昧不同尊古卑今之流變嘆於道行
則重足而生害也今有知者莫不恃此氣息
之往來設有呼吸不繼必至於死非天之罪
乃我之不善養耳天之息貫串於有知之形
體口役無隙而人顛以一藝自用塞其不窮
之竅失身內之重閡心中之天遊猶室窄而
婦姑不相容正服耳鼻舌身意交相擾擾豈
大之役役之罪哉觀今之愛山林者亦其精神不勝
役役之勞是以見塵壙而喜山林有用無用
乎勞神者有用無用乎大抵德以好名而失
名以自暴而損譭急語也猶躁人之辭多謙
必多言爭起於智柴者呆蠢不動之象此象
生於有所持守不變者職守之事不過取決
於一事之宜而已此皆世謂之有用果有用
乎至若春雨生物鍬壽芟鋤各率其職不見

成毀得喪之異謂之有用乎無用乎靜然三何然字是默字之誤收心變質之方然亦不能無意是以有勞而非佚者之所問神不問聖聖不問賢賢不問學學不問衆道不同不相爲謀用不同也善毀善吊喪孝也毀而至於死慕其得爵也逃怒清也投於水蹈於河慕得吊之名也效跡之弊如此謂之有用可乎故求魚兎者用筌蹄而忘筌蹄聽言者不得其發言之意而謂其言爲無用也不亦謬哉

[illegible]游者逍遙自適於無用之地以全己之大用惟達道之士能之能之者不得不遊不能游者不可強也蓋謂時俗逐物而流遁者多否則又爲決絕之行刻厲矯亢而不自適則視人世如鼎鑊將罹至於負石自沉抱木燔死者有之何望乎逍遙游哉故皆非至知厚德者之所因任類多顛覆奔馳於名利以求慰其心雖一時有君臣之分若易此一時

則無以相貴賤唯道爲天下貴悖道則無與之比取重於世也故至人聽物流行而不逆與之同遊乎天地之一氣耳古往今來乃其常理我能轉物則可視今猶古豈貴耳賤目妄有會乎分別哉且以上古觀今之世誰不爲波蕩之人心忘古今遊世而不爲僻異之行順人不失已以衆心爲心而我心得矣是故反令成古何拿何畀仲尼答冉求以古猶今也即此意是以人來學者因彼性而教之不學其所不能承彼意而順之不以彼爲異也如是則古今物我同遊一天雖相後千萬年相去千萬里而處于萬人無異合堂同席於漆圖夫子之門而樂黃帝老聃之道也此言至人應世非唯能自遊於道又能與物同游所以貫百王於一道參萬世而成純者也耳目鼻口心能通而無係者皆由於知徹爲德所致苟無德以貫之則五者俱壅閼竅更塞物欲膺賤爲害多矣夫生物之有息所以通一

身之氣交天地之和昇降而滋榮之故經久不衰嘗老益壯今養生家正主此論但不能皆養其源痛又有所作爲以塞闢之則非與天地元氣流通之道元氣貫穿萬物無時休歇其有衰殺者人自以六物反塞其竅耳動物恃乎息植物恃乎氣皆其所倚以爲命者也胞謂腔子重閼謂此身從空而有身內又有重閼以含畜精液天遊謂心中能虛則無往不適也室不虛則奪卑勃戾心不虛則六鑿攘奪吾室與心有主之者外物安得而撓動哉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以平日所見隘忽睹虛曠之境心必喜之此乃神不勝物反爲所勝山林皋壤使我欣欣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大化密移理之必至唯至人不役物而樂故不因化而衰在我真能轉物故也然則物之善人也豈真善人之樂物也豈真樂哉蓋外有慕則內對重於彼則輕此矣夫名公器不可多取故名之出爲德之失有名而暴

人名之失也二者俱失急恩所以為謀則知忠而爭興此衆害生之驗及有能守者病在柴柴音恣塞而無變執一已之私事則務在衆宜衆宜謂前六者皆徹而無私則其視聽臭嘗思慮與天下共否則嗜欲起如春雨日時草木怒生而不可遏農器於是乎始修言治之不早草木雖長得雨而生時使之然人與知也人之命在息而使之然而不啟則所以狀衛而補續之者豈無其道哉要在知其將而已此又兩華窮示養生之秘旨學者宜深思之顏同臏跡同蹤補病休者止遠皆勞損於前而後求復非伏者之事故過而弗問神人之於聖人聖人之於賢賢之於君子亦若是儻求合於時則去君子遠矣皆以大觀小其德量有以包含之而不復問卒使自化則等而上之可跂及也故凡物之在外者聖人以不必必之然後涉世而無患所以三數聖人設化雖不同而其言未嘗

指皆不過開人心資治道同歸於善而止耳
驗同驗德充符惡驗天下惟本作驗演門善
毀黨人慕之遂忘死許由逃堯申徒慕之逡
踣河是皆認迹以爲真併已之真失之而無
異指筌蹄而求魚兎何惑之甚邪故南華
思忘言之人而與之言言忘而意可得矣

褚氏總論是篇首論內外之輕重以身物
我之親疎在外者係乎物故不可必在內
者由乎我求則得之而世多務外求求而
不得悉尤至矣故建言以破其惑夫忠孝
立身之善行猶不能必君親之知以在內
求其外故也況以外求外者乎由是知性
命之內無非道德之則全性命般無恙猶
必之者失惟憤然熾爲閑患迫命斯可遠
乎所陷也莊子貸粟而中激魚之對則惠
物在及時任公誇釣而繫小說之非則求
道當存大儒者徵詩習禮乃或發冢聚珠
非彷學末必不正及爲物欲所遷則月禁

傷化有所不恤反不若下愚不學者之爲
有悲悼而安乎定分也是皆原乎上之人
以聖知治民之過久則姦民之桀者僞聖
知而竊之矣復寓言於老萊仲尼以非譽
兩忘世患自息節我無爲而民自化之意
白龜能見夢而不能逃網則神不自神而
不知有不神之神蓋喻恃知以脫患不若
忘知之無患也次以知無用而始可以言
用其義互相發明至論人有能遊謂遊心
於淡遊在內也前皆寓言此稱莊子曰正
當篇本旨使學者超外物之累逍虛通之
域神融意適無所不之則逍遙矣世習愈
下往往遊所不當遊至於火馳覆墜而不
顧鄙聖人復出末如之何間有樂於遊者
不過以江海爲閒山林爲養而放蕩終身
焉此遊世而僻者不免務外而已纔又講
以身貴六徹則道不欲壅有知恃息則人
當貴虛室虛白生無往而非天遊故勞者

之務佚者不同猶君子賢聖之有差等也至於演門因毀而致爵申徒逃湯而赴河皆由上責卓絶之行是以下立潔修之名本欲矯世與教而不知傷生害除也故舉以爲後世鑑夫以行觀言亦外物也然而非指無以見月故立言君子不憚於諄諄在學者善求其要而已矣

寓言第二十七

寓言十九（中其）重言十七（中其）巵言日出（欲人以爲）和以天倪（亦若不繁）（自然）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不明言）非吾罪也人之罪也（不信）與（凡人）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同於己爲是之異

於己爲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爲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句贅

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

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寓重卮三言大意起信歸於忘言而止自謂已明茲復淺近爲之說寓言者如逐臣思君托於棄婦或托於異類如卿之谷風周之鴟鴞本籍少知大公調之類是也重言者引先哲緒言爲重以巾已意猶孔子法語之言本籍羲黄孔顏之事是也卮言者投所好以破其固蔽然後進所挽以要於中正如相狗馬說劍之類是也借重先輩本以德信於人設使背雖先而性昏昧徒以年爲長者不足爲先輩也無人道者不能成已成物以盡

父師之信者不言則省謂不形諸言則事物各安其所理無不齊今三言出於不得已然已有言與理之本齊者不能為一故道貴無言苟其所言皆指無言之體則言不言無所異矣蓋天下之物其異同各有所本不可以我而是非之也是以巵言順物不起乎戾以傷其天機之欲不然何可以久於道而成其成物之志哉未又原萬物並有無始無終亦莫知其故乃天運之自然均平者正天機微渺而不容測者雖欲言之惡得而言之故孔子曰予欲無言必即天運以明之也

[illegible]寓重十居九七之論為優則出胷臆而言者無幾蓋謂世俗之人中無所主輕重隨人故從權立言乘機化導俾從信而入陶成善心其憂世愛民亦切矣巵言解者不一夫巵之對水猶言之載道道固非言所能盡水亦非巵所能量遠謂道不屬言水不屬巵不

可也挨其言日出而不窮人亦聽之不厭非
若寓言重言之有所去取也蓋能和以自然
之分則可以合天下之心而我無心何同異
是非之辯哉父不爲子媒一語足以盡寓言
之旨我所以藉外論之者爲彼難信故也其
同異在言而應反見諸迹不若無言之混成
而人莫我異無言之混成又不若無心之言
能化物而無迹也重言亦出於已言經緯論
其才言本末明所學此又有警勵學者之意
巵言無窮而能和以自然之分曼衍以
終天年何世累之能及又隨掃其迹云凡天
下事物之理不言則齊與道爲一齊謂言偽
無與有祖與妙異理惡得而齊惟超有無而
冥粗妙者斯大齊也故曰無言此又明夫未
嘗言未嘗不言之妙神而化之不滯有言無
言之迹而天下風靡影從也夫言之有可有
然出於渦然固可則無不然無不可矣此巵
言所以併包寓重而無遺故言滿天下無口

過也本經末篇自敘有云以危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真以寓言爲廣則知是經所言浩瀚宏深千變萬化不越此三條而已然而絕迹易無行地難不言易言無瑕讁難南華立此三言所以免乎瑕讁也夫以言免瑕讁猶未若忘言忘言而無瑕讁忘謂有而無之非不言之偏執也忘言極議夫子之欲無言近之世間萬物同出乎機而稟形有異相代無窮猶言之同出乎心而立論有異辯諍無極聖人因而不自唱應彼而言非我言也故若環無端莫究其極我則和以是非而休乎自然之分而已是亦巵言之意云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不息）志服知（良）也。莊子曰。

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蘁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通義　此承上章無言之指以見其尊信孔子者今是而昨非日新之覺也勤志好學而不息服知周旋於覺性而不離義從論語吾十有五不知而作等章而爲此品題也謝之言脫化其志與知而無事於對服也未嘗言其謝孔子云者猶曰孔子之所以爲孔子也夫受才以下雖若泛論正指孔子之所謝者才性之所具大本萬物之所同出猶曰根本復

以生謂形生神發之後不爲物欲牽引徇其天賦之靈覺而昇於世出聲爲鳴成文爲言聲協天地之和言爲人物之表應感不謬其中可以服人人之口豈能使人心服不敢對立以定天下不易之理乎言外見孔子無言而毅人心舉世莫敢並天下不易之道於孔子而定也已乎已乎者不敢望也猶顏子歎夫子超軼絕塵而回倘若乎後之意蓋逆也迎而亡也

[illegible]人生隨年而化賢愚所不免者內而知慮日增外而形貌日改得失利害之相攻是非成毀之變易凡幻塵泡影倏起倏滅於前者皆化也夫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則生道日新不滯陳迹其居化與人同而受化與人異黃帝昔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信哉夫六十歲爲天地枝幹之一周人生上壽之中半更事既久是非可定矣然猶未知今之所

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請原其由患在於有我苟未至無我猶未必六十歲之後爲真是故璩父子亦有五十九之歎勤志謂積學服知謂任能夫子謝去所學所能久矣默進此道而人不知耳人皆受才性於造物必能復其已靈生道乃可長久以至充之以學問美之以德業鳴當律言當法猶云聲爲律身爲度此皆由靈而出人道可謂大備矣及其義利陳乎前而以已之好惡爲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世之學者往往皆然今夫子乃使人以心服而不敢蘁從無隱逆先生默句立定天下之定言其化之速也已乎不得及彼乎乃

莊子歎服夫子之辭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弟子問於仲尼

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

夫無所縣者可以無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

如鸛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通義 充養而樂無匱乏之憂無覲之悲無承歡之樂是曰再化縣係累也學以無累為善有累大道之罪也可謂無所縣其罪者謂其豈可以無所係累許之乎疑而問之也孔子言既見祿見親不可謂無累矣若無係累者知親死之還大化哀亦忘矣況祿之厚薄又何足以動心

義海 古人學優則仕志在澤民祿以代耕期於仰事俯育而已豈若季世之仕者傃祿之外挺剝取贏極耳目口體之養未嘗過親庭而問焉者有之曾子三釜及親而心樂三千

鍾不洎而心悲其悲樂係親之存亡非係祿之厚薄也然而心不免於再化門人所以有問夫子謂參於二者之間不能無所係累觀之存亡思固不免祿之厚薄不必存懷可也若無所係者又豈有哀乎彼視鍾釜猶蚊虻耳曾子之孝行著乎萬世仕祿三千鍾則所未聞南華寓言亦責備賢者之意所以勉人以孝行為重仕祿為輕親之待不待祿之及不及一寸付於分又何所係累哉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寔朴二年而從。順世三年而通。彼此無礙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生有為死也。勸公。以

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

[illegible]野從通在應感上見。尚未歸根物來鬼入在存主處見外感可無言矣天成不知死生則合內外大妙則忘內外矣此猶列子之九淵必入其窔者言之而後能真切玆惟以意略爲之通以俟深造者取焉野質朴從順並通彼此不凝物心神凝定卓然如有也來

精神生意依依日視所謂厥修乃來也鬼入者恍惚不可爲象來者入於其中而不出所謂存神神也天成天然成就無造作也鬼入尚有形神之分天成天則渾然無內外之可見不知死生形神俱忘心如太虛也大妙者體天地萬物無內無外不容思不容言也生有爲以下皆言大妙之意疑而下決之辭以見不能思議也生有爲死也勸公以其死也十一宇中間有脫供累爲豫解九年之序隨資稟以爲久速非定律也生有爲死言即物而觀生矣而有爲死者風雨霜露憎懷燼無非至教天之示教甚公無物不死也死果有自乎即生之本於陽動陽非有我之物也適聚而爲有豈真有所自乎雖如此言果能盡其蘊乎令觀氣之在太虛何所適何所不適稽諸天則有律數考諸地則有人跡以爲據人之可知者此耳然其不測無端者不可盡也吾於何所求之於始不可知於無命也而又

有命也甚盈益謙變盈流謙禍盈福謙相應不爽有鬼神矣而或有未盡然者又若無鬼神者此道之所以爲大妙而我之所得者如此命言稟受之物鬼言人爲之應命常也鬼變也

義序 人生隨俗瀏喪日失一日學道者損之又損所以求復其初野謂漸還質朴從謂順人不失已通則徹理物則志我來謂人歸之鬼入見理造乎恍惚天成合乎自然不知死生則無去無來九年大妙則極數造微神化莫測矣能以無爲爲宗乃可登假乎此而世俗耽於有爲日趨死地勸之以公者以其死由乎私也碧虛照張君房校本以其下有私字絕句私謂貴愛其生奉養過度本末益已損莫甚焉故令去之歸乎公道也死者因生爲有自生者從無而始爲無自生而無私則亦無死天不能殺地不能埋汝县能若是乎

由是知無以生爲者賢於貴生又惡論其適不適邪天有歷數可推不泰地有人據可考治亂吾又何從他求哉夫自二儀分判幾千萬年生育而不知其終非命何以立禪物而不知其死命從何而立歷數人據有禍福之相應豈無鬼神主之天道有時而難諶人事有時而無準則又疑其無鬼神也此言造化精密難窺所以謂造化但當盡人事以俟之故向上之學使人反究自已天地之始終一身靈物之隱顯盡性而至於命明鬼而極乎神在乎力行心契則功齊大妙亦何待乎九年哉

衆罔兩問於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搜搜也。奚稍問也。予有而

不知其所以。予。蜩甲也。蟬蛻也。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

【通義】此承上章生死出於陽氣而不測故復寓言以明之搜搜若隱若顯之狀指罔兩也奚稍問者本無問何忽然畧問及此也予蟬有而不自知意者其猶蜩甲蟬蛻乎蜩蟬比形甲蛻比影而甲蛻有質影則可見而不可執故曰似之而非也屯而爲有代而爲無此影之待於明暗而又待於形者形之生待於造化而其動靜亦待造化而然也形影不相

離皆不能自有強陽者健而無息之稱萬物者雖曰待之而有無而亦適然不可知又何問哉

義海 凡天下之物有形必有影人所共知而影外微陰曰罔兩人多不察焉蓋因影之蒙昧而依附彷彿於其間其陰參差疊出故云衆罔兩罔兩之於形猶七情之於心心不官而七情縱則反受其攻影不明而罔兩多則反遭其問然而影之所待豈罔兩可知心之所宜豈七情可定哉此論物理相生有若因待而或有或無非因非待從譬形生之始思慮之端亦猶是也義極精妙昔賢所未發夫影生於形形非日火則莫見有若相因也日火雖光非形則無影本於獨化也影之於形行止不離一身之至親者其動靜有無必有主宰世人日用不知則罔兩之問無足怪也齊物論云若有真宰而不得其朕正引此義所

[illegible]真宰者即獨化之主萬物萬形賴之以生有遲動而因待有無之所從出也信能反而求之恍惚之間而見曉聞和則獨化之理明罔兩之疑釋矣强陽謂人稟造化之氣運動形體而拵運外物者其聚則有其散則零真寄焉耳儻知獨化之主則真我長存彼之聚散無足關也況景外微陰乎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屨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不可教夫子。夫子行不閒。是以不敢。今閒矣。請問其

故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蹴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通義 往也自賢故人敬之睢盱矜衒之貌閒教而歸人忘之以其知不足故樂與同居也

義海 睢盱自異人誰肯與汝居邪夫行潔白者人將汙之故韜晦而若辱德盛大者人將厭之故涵養若不足此全身之道也今汝反爲此所以爲不可教子居聞告蹵然不安容爲之變則其心改悔可知故其往也逆旅主人迎將於其家絕句公執席妻執巾櫛言室家通敬之避席避竈則衆皆駭異及其反也舍者爭席則矯飾去而眞實存使人忘外敬之

寄迹世古之人所以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者以此耳

褚氏總論是篇以寓言發題南華老仙宗水不濕溺之意自後立言既多恐後人徇迹成弊故隨步隨掃其迹其寓言重言皆不得已而為外論之卮言如水在卮有防而不失則其出也由中故曰出而不厭同異是非各當其分言出於無言亦猶不言也其然其可則物情之去取耳惡知其為固然固可耶是以必至於不言則齊也吁世衰道微人莫已信不得行志當世猶覬垂訓方來又慮無以必後人之知故寓於所重以取信焉使人由寓以究其真從微而躋乎妙其成功一也至論夫子之迹隨年化始是卒非嘗身之是不可常也況欲必信於後世乎曾子之再仕再化心不免乎有係而哀樂形焉無問乎為親為祿也若夫聞言而悟有若子游一年而野至於

大妙則心日虛而道日集所謂獨重卮言者皆在過化之域矣次論命鬼之有無形影之因待皆明造化不可致詰之妙人能充其造化所與而養之天門則吾身之天地不可測之靈物亦猶是也結以雖肝矜微人誰與居閭命而反舍者爭席則耳聆心悟在片言之頃孰謂載道而示後世無得魚忘筌者哉予嘗閱東坡蘇文公莊子祠堂記謂寓言篇末當連列禦寇篇首而不取讓王盜跖說劍漁父四篇且二篇合一義或可通而四篇遺黜無乃太甚意其所病者讓王餘列繁而意重複盜跖訾孔子若太過說劍類從橫之談漁父囊詆聖之語此所以不為坡翁所取也然祠堂記中謂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則亦獨其立言救弊之本心矣又何以粗迹為嫌竊考讓王等四篇較之內外部若有間然其指歸不失大本蓋言者

不無精粗之分抑揚之異或又人補續不得其淳所以置諸雜部之末自可意會無煩多議以啓後疑

讓王第二十八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爲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

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音權）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

德。爲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筴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

生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越人三世弒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爲君也。韓魏相

人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敎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魯

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粗行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非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

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字誤）哉

總評　此歷舉先哲內重外輕之德業而各斷其情曰不以天下害生曰不以易生曰尊生曰不以傷生曰養生皆所以申發生之旨也故末結以生豈隨珠之重哉其間魯君幣聘使者聽詐而還審世俗之見也以其居陋閭衣苴布事飯牛疑不足以應君聘也

義海　天生聖人所以續道統明人倫育萬物贊天地也君位之有無不與焉然謳歌獄訟

之所歸有不可得而辭者亦一時寄託焉耳雖居萬乘之尊四海之富而土階茅茨惡衣菲食不知其勢之重位之極也蓋由得之非心所以處之非榮故其辭讓易如脫屣夫物莫大於天下能以天下讓無物足爭矣其胷中所存詎可量邪至若與之天下而不受亦豈中無主者所能爲堯舜太王之德業固不待讚揚而諸子之高節非莊子不能盡見徐考其辭讓之語大意不過卑物尊生輕外重內以樂聖人之道而惡爲君之患也且與之天下古人猶不肯受況肯效後世矜詐恃力悖理越分而妄求者哉幽憂之病按呂氏春秋引此章高誘註云幽隱也詩云如有隱憂是也謂方憂身之未治何暇治天下爲此所以異乎俗也太王之避狄而不忍害民王子搜逃民而恐其害已恐害民則能愛民恐害己則能愛民此越人所以欲得爲君以其德者也若夫上德不德民無能名則不可得而

害是超出一等矣南華雖不盡言其意有[illegible]
於此詳後章經旨可見祭闔之心真惡言害
者超出世俗所見萬萬矣惜乎不歷憂以辭
乃失誠於使者似亦稍厲淳德使者既造其
家又見其人而不能力致之乃從其辭而反
審無乃過淳矣乎夫難進易退君子之常養
愈久而植愈深於闔固不容多議然魯侯渴
心求賢幾何而一遇幸遇之又交臂而失不
得與君之共理大業以濟昇平實由乎使不
使之過故申言以爲戒且天下功業宜莫大
於帝王此猶以爲餘事則所謂聖人之真者
豈常流所可窺測邪所以之所以爲即語云
所由所安也今世本恐聽者謬多者字真以
治身治當是持凡聖人之動作聖字爲冗腈
矣之重當是珠此章全見呂氏春
秋不韋去莊子非遠必得其真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

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鬳齋 今官遺粟徵也徵則狎虎之德也因人言而遺我粟因人言而罪我淺言之以答妻之疑也即其以得佚爲歸宜不足以知列子之所存也末句非莊文非列意計效也

褒評 三陽相鄭秉人物之權以重輕一國者也有賢在野而不知可乎聞人言其有道而遺之粟則亦遇賢而能敬也列子以爲因人之言而遺我粟知不因人言而罪我邪故辭而不受此君子覩微而知著見往而知來也其妻拊心有言乃世俗鄙見孰謂有道者之妻子而爲此哉夫至人之所爲雖其妻子猶不能盡識況他人乎此言被褐懷玉之士未易知知之又當致之有道斯可以盡人才而得其用漁父篇云下人不親不得其真信哉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

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各得其分）已復矣。又何賞之言。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illegible]）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illegible]）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illegible]）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說說）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焉）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

甚高。子綦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

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illegible]

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

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

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illegible] 君而失國不君可想矣其得反國幸也以反國而賞從行尚發之基終非知過進德之志故說辭而不受即其三辭之言則昭王君道可知此真良士也真君子也安於其分不易業趍榮君子又何學焉

[illegible] 昭王賞說示復國而推恩說之辭賞安義分而不濫蓋王失國而不能伏其誅則王

復國而不敢當其賞理亦宜然世之無功叨賞者多則以安命辭祿者爲創見王命見之高其行而欲識其人說以爲不可致約而見遂終辭焉不使君有妄施之名其不欺如此士君子之所難能也而屠羊說優爲之使舉國臣盡化說之德而克肖焉何患世道之不交相興乎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户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縰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

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

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

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慝

輿馬之飾憲不忍為也曾子居衛縕袍無表

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

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縱

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

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

道者忘心矣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

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作。怍音作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通義 此章三引見孔門發學者自得於良當天條不外慕也子貢之達適足以爲鄙耳遠遜愧色良心未泯道義猶存也

【評】原憲安貧弦誦學而能行雖居環堵蓬門如坐廟堂之上仁義禮樂不離其身故也子貢榮居相位是凋零之時帝者能枉駕而顧亦見其友誼未忘然斷其何病則不知心之甚同學於聖人之門而所見若是故憲歷分貧病以告之自希世而行至與馬之飾乃學者之大病子貢身坐膏肓而不自知賴憲痛鍼力砭誠友中之師也曾子腫噲胼胝衿絕肘見其貧可知然而養志忘形歌若金石浩然之氣充塞天地萬乘之君不得而友況微臣之乎顏子知足樂道無位不作作藝夫子之步得夫子之心而一無所作爲簞瓢自樂豈紆朱懷金可比哉夫三子者皆孔門高弟親受聖傳所造有精粗故所樂者深淺若子貢之游說列國榮官殖貨以駭動世俗則所樂與二子不侔矣故南華舉以爲戒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

魏闕之下。榮安分者天下皆然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志未[illegible]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通義　上章言素貧賤之自得此言素富貴者有超乎富貴之志依稀乎類闔而匯乎貧矣無惡乎言不可慾不自勝也重傷者知不自勝已不順神是有傷也強於抑遏是加傷也隱處巖穴雖寒素者亦不易安況豢養素厚者哉故曰雖與能自勝未同亦知內外之辨矣

疏證象魏觀闕國君之門淮南子作魏闕旨訓同許慎註天子之兩觀也不能自勝則從謂從順性情不強抑闕或連神為句謂從心神所適也夫學道者當損情去欲志尚清虛此乃云從其性情使之神和意暢是無惡乎不能自勝也又云強閱而不從此之謂重傷則是使人任情從樂以為道有類列子載管夷吾所謂養生之道肆之而弗閼者也原其本意蓋謂公子牟生於富貴而欲隱巖冗實為難能若過閼其情恐傷其性故寬以誘之進進不已成功一也南華取此以為富貴學道者之勸庶不至望崖而反若夷吾者以伯國強兵為事宜其立論之偏又非牟比矣聃子所言固不可為學道者之法譬名醫療疾必審人而處方期於瘳而已

孔子窮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

修誤頹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
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
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
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
[illegible]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
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
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
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
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

何窮之爲。故内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扢魚乙反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或作得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

藜羹不糝有菜無米也於丘其幸乎危亡之難人生不可試習以自考今得遇此厄

則常言死生無變於已者我得身親見之其
卓然與大化爲徒者不成空言矣貧賤憂戚
王女於成非幸乎
此亦承上章意

【箋注】子路子貢所言者夫子之迹顏子知夫
子之心所以志言也窮通在道則世間得失
無所益損焉不窮於道則不失於德又何患
難之能移歲寒而知松栢臨難乃見聖人此
所以爲幸夫子復琴而弦歌一安於命而不
損其樂子路執干而舞悟理而心悅不知
手舞足蹈也子貢曰數句讚夫子之道大難
窮道德於此此德當是得許由共伯之自樂亦
以得此道故也丘首山名碧虛照江南古藏
本松栢之茂也下有桓公得之晉文公得之
曹越王得之會稽三句故其註云云又共伯
下有志字窮於商周商說之不通諸解遺而
不論獨慮
齊及之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瞀光而謀瞀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尅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賊

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椆一作洞水而死。湯又讓瞀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瞀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

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書周禮殷官有書執之書執文人也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為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

盟以為信。揚行以說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通評】此與前子州支父支伯善卷太王亶父王子搜之逃位子華子論隨珠彈雀章大意相同彼言愛生此言避辱愛生者所欲有甚於生避辱者所惡有甚於死也求於夷齊論

其苟可得已則必不然可見無擇卞隨瞀光之自沉皆得得已者所謂是皆已甚也

發揮舜與無擇友也必知其可任故讓以天下爲無擇者不受則已或逃而去之何至自投清泠邪蓋指舜之居畎畝而遊堯門以爲厚行則其立志可見何舜之不知心所期愈下也湯將伐桀有爲方銳卞隨瞀光無爲者也而湯因之以謀是猶適越而北其轅也彼得伊尹成伐桀之功歸而讓卞隨隨非特不受而已又恥其見汚而設稠水消讓瞀光棧光數其非仁非義非廉之悖道卒不受其祿不踐其土而負石自沉此二子者皆高節厲行剛介不回自古有死又奚恤焉故南華舉此以激厲頹俗云竊詳本章大意舜擇之事雖不見他書以得之於讓而施之讓盡善盡美人無間言若湯之讓恐非其本心無以逃天下之譏卞隨瞀光稠水廬水之事蓋言其避之極存而勿論可也夷齊棄君從觀於岐

陽蓋纂周之德化願爲聖人垻共樂無爲之化而已武王使叔旦與盟而誘以爵祿豈二士之志哉故舉神農之世以證今日之非時杞不祈福社稷郊禘盡敬以報神非有所覬壆也則治國以無爲爲可知與政爲政無私於已與治治爲治不褻亂之不壞人以自成不卑人以自高不以遭時自利則視人猶已物得其平今周見殷之亂而急於修政幸彼之危而圖之行貨保威悅衆要利無異推亂以易暴也時闇德衰與之並世恐污吾身不若避之北至首陽而甘餓死焉夫餓死及身患也節行之虧心患也心患推之至於肙刑犯義流毒無窮身患終於一己而有足以障頹波與教化者故民到于今稱之而孔子許之以仁二子亦求仁得仁而無怨也今天下闇周德衰淶碧虛照江南古藏本所謂殷德衰故周滅之也

褚氏總論本篇載讓王高節自堯舜許由善卷至於王子搜皆重道尊生不以富貴累其心視天下如敝屣者也子華顏闔曾顏公子牟之徒葆真守約不以利祿易其操視富貴如浮雲者也其間魏牟挍諸聖賢若不足然以國之公子能舍王位之尊就巖穴之隱亦良難矣故其長風餘波之所被實於有國有位者重道尊生之心清淨無爲之教所以立玄聖素王之業所以著也世之忘己殉物者才臨利害一毫必爭在王位而能讓可謂天下之盛舉矣夫懷道抱德而爲人之所寄托者或不願有國去而入山海有之何無擇庶光之徒遂至自沉而喪不貲之軀邪蓋士不得中道而猶介特立者不能無弊是以貪甚者求之無厭必至於篡逆讓者避之無所至自沉而後已此非特明其不受又見其不受之極以暴白於後世亦慕名之過唯聖人

中庸無弊。謙受合宜。隱顯隨時。從容中道。
堯舜之事是也。伯夷叔齊讓國而逃於首
陽。食薇蕨而終。則非故爲矯亢要名後世
者。此實以世闇。德衰。不容並立。志在出塵
高舉。抱道獨全。雖死奚恤。若夫爲君而讓
則其迹顯。未爲君而避。則其迹隱。退讓之
志本同。惟其時而已矣

盜跖第二十九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

入保萬民若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爲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柰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

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大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

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儌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餔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

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為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殊非淡寂）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用辭漸深）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

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也。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絶滅。非以其利太故邪。

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陵弱。以衆暴寡。湯

（此處有脫有誤）

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
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
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
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
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之從。使子路去其危
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
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
成。菹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
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

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菹此患。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熟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

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為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竹客反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遭網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

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

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僞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

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

【[illegible]】此反上章之意形容自暴自棄者之情
狀背棄天命聖言而縱欲敗度者所謂小人
之中庸也謂武爲後世滅絕決非先秦之文
矣執譽三失目茫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
頭不能出氣絕不類莊周口
氣亦不知孔子之爲孔子也
【[illegible]】又不能詔子兄不能教弟此人倫之不
幸也橫行天下侵暴無厭此生民之不幸也
夫子以道德仁義化天下莫不靈合景從惟
獨不得行於跖又遭其困辱焉此聖人之不
幸也然而夫子猶日月適與惡星交經暫爲
沴氣侵薄會何傷乎經意蓋謂非僻夫善惡
之極以爲對形述之著以爲言則無以盡其
辭而明其意此聖狂之所以辯也夫于首陳
三德以其最下者箴之與說越文王三簡義
同詳跖之旅言雖出於孫辯其閒亦自有理
不可盡以人廢言然皆規其迹而亦未得其心
所以有是不齊之論此章辭氣逸如洪源

於注不可壅遏使人難以著語故郭氏於二章之下畧述大意而義自明觀者毋以辭害意一樞户義當是樞苦鉤切伎木之巔取嫩木皮以爲冠攐夜攐脫之衣大袂禪衣也張其尸曰磔流烹也離名當是利名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無行則不信。修餙
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
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
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學
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
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

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獲賤）曰。汝行如桀紂。則有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爲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

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胃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子張曰：子不爲行，即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毋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爲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偽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爲名，我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

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爲。而殉其所不爲。則一也。故曰無爲小人。反殉而天。無爲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爲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爲。無赴而富。無徇而成。將棄而天。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

滕子不自理。滕之害也。孔子不見母。臣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

通說 此亦上章之意。而以無約折衷之也。擬名滿苟得言滿其苟得之心、他不恤也。無約者以至無至約爲指的也。小人殉財以下擬爲無約之言。匡子不見父。謂上世之所傳。決非孟子同時矣。其曰殉天從天相爲天極將乘而夭不違與時消息執圓機徘徊於道而任直是非任其自適而已

[illegible] 行者義之著見信任與利又行之驗也義出中出行見乎外則信任與利皆從外來

故考名利而義真是也若不以名利為言而反求諸心士之行義不可一日不為也蓋謂行義士所當為名利之儻來不必計此于張立論也多言以求信於人富貴之所自出無恥者以此為是若不以名利為意而反求諸心則為行者獨抱其天而不通于人也此苟得立論于張孔子之徒苟得乃跖之徒立其相反也至論藏獲恥稱桀紂跖相不敢當孔墨則行可貴也小盜拘而大盜為諸侯則利可樂也此又引古聖賢以證其各有所偏不能無弊二子之論不決故苟得乖與訟於無約小人殉財王章末皆無約之詞謂二子皆殉一偏未為合道莫若心志善惡一無所殉聽其自然無君子小人之分各得其性情之正亦何有枉直中外是非之辯哉此倘成其真而不資於物所以與道徘徊而不失也若轉移自然之行求成為義之名反殉於富利以盟有成皆棄滅其天理而陷溺於物欲者

也。比干剖心以下，條指其德殉之失，不免於悲，而爲士者猶取正其言，求必其行，殊然懼悲而不悟也。悲夫！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爲與己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爲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

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爲其所爲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懽之喜。不監於心。知爲爲。而不知所以爲。是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埶。至人之所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挾人之勇力而以爲威强。秉人之知謀以爲明察。因人之德以爲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

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為。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為。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為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為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為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為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

也堯舜爲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己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此上下有脫誤）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爲福有餘爲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鐘鼓筦籥之聲口嗛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illegible]）侅溺於（[illegible]）馮氣若負重行而

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爲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捨。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刦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

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illegible]此破盜跖滿苟得之意擬名無足知和而復結以觀之名求之利之爲惑也言世無足爲之事惟知和之以天倪是也

[illegible]無足躭於利故以富者安體樂意之事爲言人而得富以處世養身無所不利也知和躭於名故動不違度足而不求計慮反知利之不足恃而買患遠禍也故辭而不受非以要譽也譽自歸之耳無足又議持名苦體無興病阨而偷生知和告以平爲福有餘爲害通天下之至論無足亦爲之心服矣此後至篇終備言富者之所爲其心術機謀不述乎達人之鑑然皆無益於身終不免爲大盜積守而已及其患至知非也已晚石崇臨東市歎曰奴輩利吾財是也南華述此聞之者足以戒云倐音該奇倐非常焉音憑恚憤喜

不通也熊同焦樓踈竇廣綠繞其

意謂深思決絕其體謂志生也

褚氏總論按盜跖所言強辯飾非抑揚已至矣卒使聖賢通論亦爲之屈此天下纍惡之尤者也或者議其訾聖不典出於後人附會理蓋不然夫孔子之仁盜跖之暴固不待辯而明設爲是論者蓋欲彰夫子聖道之至容德之大也然則夫子之所以聖又豈跖所能知以行察行以心灼心宜其立論若是此姑道跖之知夫子者耳夫子之聖使跖盡得而知則跖非跖矣故夫子雖受抑而名愈尊跖雖自揚而惡愈著則天下之公是非未嘗泯也據辭演義諸解班班無以相出竊詳言外微旨蓋有所寓而讀者罔究例以訾聖爲嫉使至理未伸於千載之下輒爲之辯正云經意本以譏當時國君卿相恃富貴擅生殺而不可以理化使孔子復生亦不免其侮辱故托

釜斷而以孔子自喻次說子張問滿苟得
滿而務苟得故所答亦無異乎斷此皆以
辯勝人不悟夫喪眞背理而違乎道也總
以無足問知和志在興名就利以安體樂
意爲先是亦苟得之徒故知和告以富者
貧其積而能散惠衆周物貧人倚之以爲
命而免轉徙填壑之憂昔陶朱公善理產
業致富則散之鄉鄰凡三散而三徙又避
其爲害之名也今富者溺於聲色嗜好而
求益不止多積若堵而憂畏滿僕利愈重
而害愈深郿塢金谷之覆轍可鑒反不若
耕鑿自給者可以養生盡年而無累也凡
此皆所以療鍼世俗之膏肓縮顯聖賢之
教思學者信能遺其迹而究其所以言融
名利之私心歸道德之大[illegible]爲清淨之
化足以仁壽八荒豈止康[illegible]一身而已於
此足以見南華術道弘化[illegible]
濟俗之心與孔孟無殊轍

卷九終